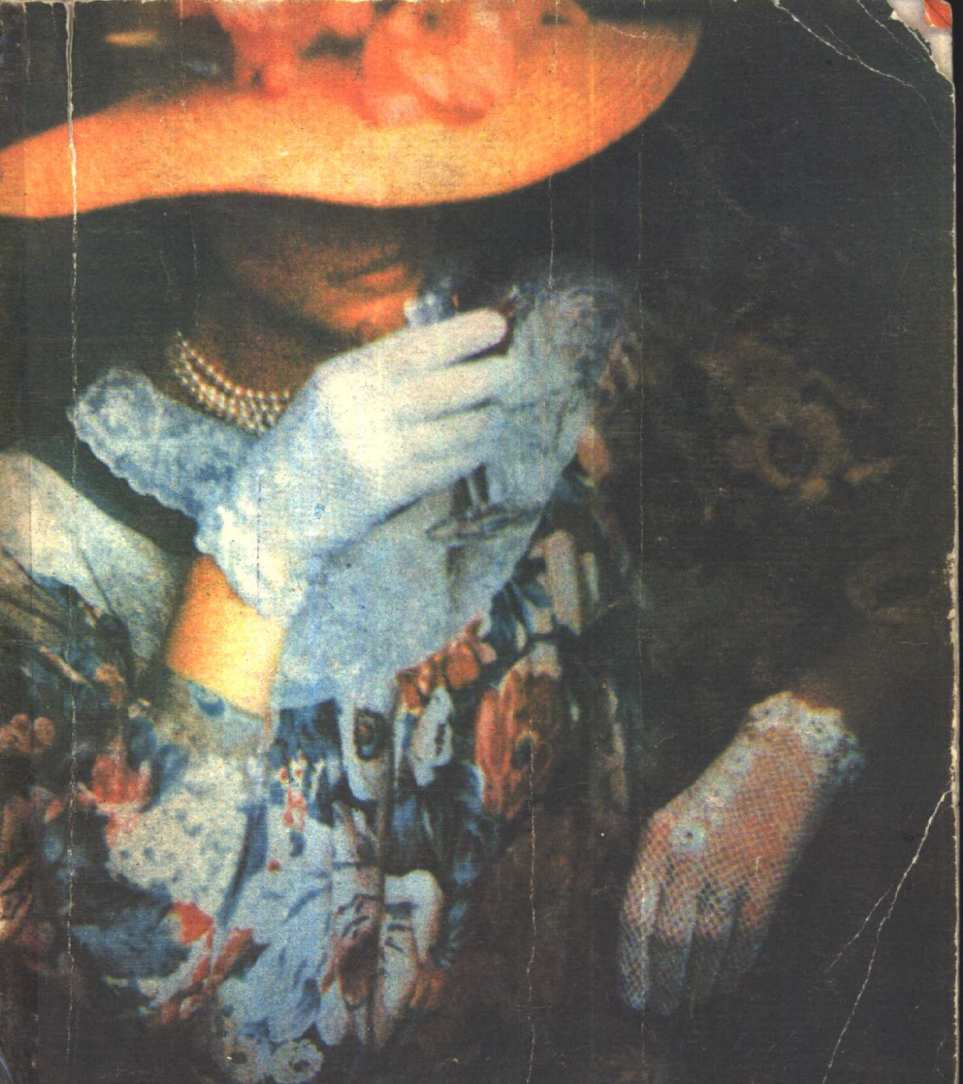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赌博人生

上 [美] 杰姬·柯琳丝 著



·一九八八年·一月·北京·

王永生 严忠志 邓叶汀 译
傅晓菁 李国林 胡农庄

赌博人生 赌博人生 赌博人生

〔美〕杰姬·柯琳丝著
昆仑出版社

Jackie collins

CHANCES

根据Pan Books Ltd 1982年版译

责任编辑 简 特

封面设计 祝开嘉

赌 博 人 生

〔美〕杰姬·柯琳丝 著

王永生 严忠志 邓叶汀 译
傅晓菁 李国林 胡农庄

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3.3125 字数 500,000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册

*

ISBN 7-80040-042-5/I·34

定价：5.40元

编者前言

西方黑社会的历史，就是一部暴力、乱伦、欺诈、受贿、受贿与上下勾结的历史。

本书是最新一部揭露美国黑社会内幕的惊人之作。

作者，美国著名女作家杰姬·柯琳丝，被誉为当代西方畅销小说家中的超级巨星，她的作品多以西方社会纸醉金迷、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为背景，描写人性的冲突，命运的赌博，道德的沦丧，精神的空虚。她的几部长篇小说都贯穿着男子争雄、女人斗艳、尔虞我诈、不择手段的角逐。故事情节之曲折紧张，人物形象之丰满生动，文笔风格之精湛泼辣，使为之倾倒者不计其数。

然而，珂琳丝的作品之具有迷人力量，与其说是由于她笔下那博大恢宏的豪华场景和两性缱绻、风云多变的传奇故事，倒不如说是由于作者透过一切浪漫高雅的虚浮表象，点破了社会黑幕后面的淫靡与野蛮，揭集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复杂，向人们显示，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与自身的丑恶陋性斗争的历史，耐人回味，发人深思。

《赌博人生》（原名《机遇》）是继《好莱坞贵妇》、《好莱坞大亨》和《情侣与赌徒》之后，于1981年推出的佳作。它的问世再次轰动整个西方社会，同年在美国就连续再版十数次，销量逾千万册，并很快被译成几十国文字。

本书沿着漫长的年代描写了一个黑社会家族60多年的发

展史。男主人公基诺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，在纽约贫民窟长大，天资聪颖。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好勇斗狠的性格。在继母的唆使下，他十几岁便开始寻花问柳。英俊的外貌，魁梧的体魄，使他情场得意，小小年纪便成了猎艳老手；在身为无赖的生父影响下，他从小就走上了盗窃行凶的黑道。以后，一次偶然机会使他为参议员的夫人克莱门蒂娜看中，在这位贵妇人的提携下，基诺跻身于上流社会。与政府要人的勾结，使他生意兴隆，声威显赫。然而黑社会间的明争暗斗又使基诺屡遭凶险，几度锒铛入狱，爱妻惨遭杀害，自己被迫流落他乡。人过中年，基诺归国重整旗鼓，希望安度余生，不料亲生儿子达里奥被黑社会头目恩齐奥收买，刺杀父亲未遂却被教唆者杀害。基诺的女儿勒基继承父业，杀死了劲敌恩齐奥，报了数桩血仇。

女主人公卡里是个黑人姑娘，她13岁就被自己的舅舅和外祖母逼迫走上卖笑生涯，备受蹂躏，历尽艰辛。一次偶然的会使她得遇基诺，一夜恩爱种下终身情愫，卡里因此生下一子，取名史蒂文。史蒂文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，他与勒基邂逅相遇，互相爱慕，想不到他所钟爱的女子竟是他的同父胞妹，他经受不住这一打击，遂远遁他乡。

美国社会现实中的固疾在书中反映得淋漓尽致，丑恶的暴露在所难免。用历史分析的眼光对某些地方加以冷静积极的评判，这是我们对读者的一点儿希望。

1977年7月13日，星期三 纽约

科斯塔·齐诺科蒂望着坐在对面的姑娘，一张雕有花纹的办公桌将他和姑娘隔开来。姑娘连珠炮似地讲着，伴着激烈的手势，还不时地耷拉着脸加强语气。天哪！自己怎么会钻出邪念？科斯塔恨自己胡思乱想，可是，姑娘太富于性感了，他真是从来没有见过……。

“科斯塔？”姑娘厉声问道，“你在听没有？”

“当然在听，勒基小姐，”科斯塔急忙回答，心里却惴惴不安。勒基小姐身材修长，亭亭玉立，年纪27岁左右，反应敏捷。也许她知道科斯塔心在想些什么。

勒基小姐就是他的莫逆之交基诺的女儿，放荡的女人、率真的孩子、桀傲不驯的千金、妖冶的妇人，这就是科斯塔对勒基的了解。

“你知道，”勒基从女式挎包里摸出一盒香烟说，“我父亲现在回国来根本不是时候，你一定要想法阻止他。”

科斯塔耸了耸肩。这妞有时候也显得太傻了。基诺想干啥，她怎么能指望谁阻止他。她作为基诺的女儿，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点。不过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基诺和勒基父女俩太相象了。都有一张极富于性感的脸，橄榄色皮肤，乌黑的大

眼睛深陷下去，目光咄咄逼人，宽厚的嘴唇肉感很强。只是鼻子不同，基诺的鼻子粗大，高高地耸立着，而勒基的鼻子娇小玲珑。父女俩都是满头黑色卷发。勒基的卷发蓬成一团，披在肩头，基诺虽然70岁出头了，依然满头好发，浓密乌亮。

科斯塔沮丧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秃顶——这不仅仅是秃顶——这是一块沙漠地，一张空空如也的头皮，没有一丝头发。不过……，自己已满68岁了，人到古稀之年，还能期望什么？

“你打算劝他吗？”勒基劈头问道：“你会劝他吗？”

科斯塔心想最好别提这件事，因为此时基诺坐的飞机正在城市的上空转圈子，他很快就会降落，重返家园，很快就会重操家业，勒基只得面对这个现实。

史蒂文·贝克莱正在他朋友杰里·迈耶森的办公室里伏案疾写。办公室在3楼，十分安静。史蒂文同杰里讲好了，如果他想清静，白天下班后可继续在杰里的办公室工作。真是好极了，这里听不到电话响，也没有来客。他自己的办公室不论白天黑夜，简直是一座疯人院。就是在自己的卧室里，电话也响个不停。

史蒂文伸了伸腰，一看手表，已经快9点半了，他轻声地诅咒了几句，时间溜得真快。他立刻想到了爱伦，犹豫，是否给她打电话。他们本来约定上剧院去，可是史蒂文未能赴约。不过这正是爱伦的可爱之处——什么都不会惹怒她，她对一切都顺其自然——无论是史蒂文失约上剧院，还是向她

求婚。三周之前，他向爱伦求婚，她欣然答应了。史蒂文并不感到新奇，因为爱伦身上并没有新奇之处。不过，他的前妻茜茜离开他之后，谁还需要新奇呢？

史蒂文已经38岁了，需要一个安定的生活，而爱伦虽然芳龄23岁，却愿意与他结婚。

史蒂文·贝克莱是一名出色的检察官。当黑人开始走运时，他巧逢时机；大学学历，法律系毕业，人也血气方刚。凭着他的学识、机智和敏锐，他在事业上左右逢源，干得心应手。史蒂文还是一位少见的美男子，有6呎多高，长着运动员的体魄，一双绿眼睛炯炯有神，一头黑色的卷发，橄榄色的皮肤。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长得多俊。这样反而更吸引人。他周围的人被他的外表、风度弄得神魂颠倒。人们以为他盛气凌人，却发现他彬彬有礼；以为他目中无人，却发现他善于体贴，容易相处。

史蒂文熟练地将卷宗分类，一一放在公文包的隔层里。然后，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的四周，熄了台灯，向门口走去。这一段时间，他正全力以赴，调查一个重大案子，现在案子已快揭晓，他也感到疲倦，不过这是一种愉快的疲倦——他热爱艰苦的工作，它带来的快感胜过性的满足。这倒不是史蒂文对性爱没有追求，而是对女人要有选择。同茜茜在一起，性爱却变成了难以自拔的窘境。要早听母亲的劝告，没有娶这个小女人就好了。不过，人在感情冲动的时候，又有谁去听规劝呢？

同爱伦在一起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爱伦是一位大家闺秀，史蒂文的母亲对这桩婚事衷心赞同。“娶她吧，”她对儿子说，而且儿子也有这个打算。

史蒂文朝办公室最后望了一眼，然后向电梯走去。

达里奥·桑塔杰洛咬紧嘴唇，竭力不叫出来声。一位瘦削的黑发男孩压在他身上。

达里奥意识到自己连男孩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只不过又是一位黑头发的小伙子而已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他再也不想见他第二面了。他需要的是做爱，与所有的男孩做爱。他忍不住笑起来了。这就是寻欢作乐的名字，不是吗？

达里奥下床来，向浴室走去，发现男孩仍然默默地望着他。让他瞧吧，让他望吧，反正要一脚将他踢了。

达里奥走进浴室，将门锁上，在浴盆里放满热水。他总是喜欢事后立即洗澡。做爱时，快乐如在天堂，可是一完……他就爱把它忘掉……，忘在九霄云外，直到另一个黑头发男孩出现在他的地平线上。他坐在浴盆里，往身上打肥皂，拧开淋浴的冷水龙头，冲洗全身。他希望黑头发男孩不会久呆。也许要给点钱才能把他打发走吧，通常二十块就够了。

达里奥披上浴巾，照一照镜子。他今年26岁，可是看上去象不到20，身材修长，一双条顿人的绿眼睛，一头金发直立着。他的外表酷似他的母亲，与父亲基诺，姐姐勒基却没有丝毫相同之处。

达里奥弄好了，回到卧室。男孩已经穿上了肮脏的牛仔褲、T恤衫，背向着屋，望着窗外。

达里奥走到梳妆台面前，从一扎钞票中抽出两张10块的。他在卧室从来不放大笔钱，那样会惹小偷眼红的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让男孩知道他在那里。转过身来，接过

钱，走你的路吧——他无声地吩咐。

男孩慢慢地转过身来，好象没有得到满足。

达里奥拿着两张十块的钞票。“给你，用做车费吧”，他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去你妈的，”男孩气冲冲地说，手里拿起一串钥匙，叮当当地摇着。

达里奥感到一阵惊恐。他讨厌惹事，讨厌暴力。这家伙要惹事了。他在街上与这男孩相遇，男孩不邀而来，从那一刻起，他就预感到男孩会找麻烦的。通常，是达里奥本人先去接近其他男子的，因为尽管他长着满头金发，一双绿眼睛，他看起来并不象搞同性恋的，倒象一位正人君子，穿着很注意，总是一身流型的男式服装，走起路来总是装出男子汉的气概。他格外注意自己的举止风度，既然父亲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自己也只好乔装打扮了。

达里奥小心翼翼地卧室门退去。他的写字台里放有他的护身符——一把小口径手枪。如有盗贼破门而入，他就用手枪吓跑。

黑发男孩笑着说：“哪儿去？”他的声音带着奇特的鼻音。

达里奥快退到门边了。

“别惦记你的枪，”男孩说，“已经在我这儿了，还有这一串钥匙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你的钥匙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们俩都给关在这套房间了，关得比卡特总统的屁股还要紧。我敢打赌，伙计。”

男孩不慌不忙地从牛仔裤里抽出一把亮晃晃的尖刀，刀叶足足有10吋长。“你爱搞同性恋，”他嘲笑说：“那么我

就同你搞一个真格的，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

达里奥站在门边，一动也不动。他脑子却迅速地闪过无数念头。这男孩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要多少钱才能把他打发掉？

他最后想到：男孩是勒基派来的吗？这个臭婊子想把他干掉吗？

卡里·贝克莱虽然年过六旬，但看起来风韵犹存。她每天坚持打四轮台球，保持身体苗条、健壮。一头黑发卷在脑后，用两只钻石发夹夹住，衬托出她的面部轮廓：高颧骨，斜眼睛，厚嘴唇。卡里向来不是个美人儿。年轻时是个风骚娘儿们，情欲旺盛，现在，黑头发梳在脑后，淡淡的胭脂，华丽的服装，自制力强。受人尊崇，撩人心怀。好一位黑人贵妇，历尽人世艰辛，终于跻身于白人上流社会。

卡里驾驶着一辆深绿色的小车，紧靠着路边缓缓行驶，想找个地方停车。她的嘴唇紧紧地绷着，怒火在她心中燃烧。多少年已经过去了，她的隐私早已埋葬。而现在——电话上响起了一个无法辨认的声音——她却在夜里驱车穿过纽约大街——向哈莱姆驶去，驶向她早已埋葬的过去。

这是敲诈勒索，是赤裸裸的讹诈。

她看见亮了红灯，便停住车，闭上眼睛。这一瞬间，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。史蒂文事业发达、受人尊敬……。上帝！要是他知道了实情……，简直不敢想象。

一辆小车从卡里后面疯狂地响着喇叭，她将车闪开。然后，她拍了拍躺在她座位旁边的钱包。这是一个漂亮的钱

包，是史蒂文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。儿子的品格可以说是白璧无瑕，他一生犯过的唯一错误只是娶了茜茜为妻。而现在，茜茜已经离开了儿子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卡里叹了口气，将手伸进钱包里，手掌感觉到冷冰冰的手枪。闪光的金属……具有制服一切的威慑力。

卡里但愿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用枪，可是她知道非动用不可。于是，她又叹了一口气……

基诺·桑塔杰洛感到疲乏不堪。已经飞行很久了，最后10分钟才着陆。他紧了紧安全带，灭了嘴上的雪茄，只待重新踏上美国故土。在国外呆得太久了，现在就要重返家园，一种甜密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一位空中小姐从基诺的身旁轻捷地走过，对他嫣然一笑：“一切都好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她问道。每过10分钟，空中小姐都要过来问候一下，什么“一切都好吗？”“来一杯饮料好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“来一本杂志看，如何？”“吃点东西好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

就是总统也享受不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。

“我很好，”基诺对姑娘说。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基诺一眼就能看出，她是一位风骚女人。

“哦……”她格格地笑着，“我们很快就到了。”

的确，他们很快就要到了。纽约，他的故乡，他的领土，他的家园。他流放在以色列倒还不错，在那里感到惬意松弛。可是，不久又给放逐到意大利，一去就是整整7年。

基诺看了看手表。这是一只饰有宝石的金牛表，是10年前

一位金发电影明星送给他留作纪念的。他叹了口气。眼看就要回家了……很快就得与勒基和达里奥相处……孩子们正需要父亲的主意。

“要点什么东西吗，桑塔杰洛先生？”空中小姐扭着腰从基诺傍边擦过去。他摇了摇头。

很快…很快…

勒基离开了科斯塔的办公室，在走廊里的女厕所旁边停下来，照了照镜子，对自己的脸色很不满意：满脸倦容，眼皮下布满了黑圈。她需要去度假，晒一晒太阳。可是，眼下她抽不出身去，因为事情还没有办完。

勒基仔细地化妆，擦上红粉、口红和眼影膏。然后头一扬，将她那一大团喷气式卷发打散，用手指按平。

她穿着一条牛仔褲，褲脚扎在长筒皮靴里。上身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丝绸衬衫，钮扣大都没有扣好，一对乳房透过丝绸明显可见。她从挎包里拿出几根金项链，随便挂在脖子上，又戴上一对金手镯，戴上一对金耳环。

勒基准备进城去，她讨厌回到自己的空荡荡的家里。

她离开厕所，急忙向电梯走去，她那表情多变的脸上眉头紧锁。脚上那双价值200美元的帆布靴子的后跟踩在地上嘎吱嘎吱作响。科斯塔毕竟老了。他的忠诚跑到哪里去了？自己真是个傻瓜，以前竟没有看出来。

勒基看了看表：9点30分。同老家伙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。“他妈的！”她失声骂出来，又急忙望了望四周，怕让人听见了。其实，天色已晚，人都走光了。巨大的办公大楼里

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

电梯来了，勒基走进去。她心事重重：要是父亲真的上路回家了，怎么办？能跟父亲将生意情况讲清楚吗？……父亲会听她讲吗？也许会……因为她毕竟是桑塔杰洛，基诺只有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就是她。7年来，她做了很多事情，决不可小看。当然，科斯塔对她的帮助不小。不过，基诺回来后，他还会站在她那一边吗？

勒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好样的，基诺，她的父亲。是父亲教她如何经营，如何击败竞争对手的。可是，她现在不再是小姑娘了，基诺得承认现实，不能再对她发号施令了。她不会让步的。权力——烈性催化剂。基诺的家业现在是她在掌管，而且她打算长期掌管下去。基诺必须接受这个现实。

勒基走进电梯的时候，史蒂文·贝克莱正在看报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，目光接触往往造成错觉。又是老一套寒暄话：“今天天气真热，”再不然就是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在电梯里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。勒基也没有注意到史蒂文，她在埋头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电梯开到中间楼层的时候，突然一阵翻肠倒胃的震动，停了下来，灯光也熄灭了，将他们俩留在黑暗的深渊中。

达里奥和那位穿牛仔褲的黑发男孩同时移动，可是达里奥动作快些，先溜出卧室，随手将门关上。正巧，钥匙在锁上眼，达里奥立即锁上，于是男孩给锁在卧室里了，但他自

己也给男孩反锁在套间里面了。达里奥诅咒这种双保险系统。他用这套保险系统，只是想防止外人进来，想不到自己却反给别人锁在自己房间里了。他们俩都给困住了，他妈的。怎么办？报警？那样会闹笑话的，警察只能破门而入，结果又会怎么样呢？他将不得不承认一位疯子流浪汉给锁在他的卧室里，身上还带了一把刀，更糟糕的是，流浪汉是个同性恋者，这真丢脸。警察会发现他是搞同性恋的。上帝呀，消息会传到父亲耳里去的……。

不，达里奥不打算报警。

当然，这种困境要是勒基遇上，她准会知道怎么对付的。勒基对任何情况都能应付自如。可是，既然男孩有可能就是她指派的，他怎么能求助于她呢？这个臭婊子勒基。

这时候，只听见一阵猛烈的踢门声。达里奥一个箭步窜到写字台旁，打开抽屉一看，手枪果然不在了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男孩现在刀枪都有，随时都可能用枪将卧室的门锁击穿，脱身出来。

恐惧象一股电流击穿了达里奥的全身。

就在此刻，突然房间里的灯全熄了，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。达里奥同那陌生的暴徒给锁在死一般的黑暗里。

卡里·贝克莱肯定自己迷路了。哈莱姆的街道她从前很熟悉，现在却显得丑陋、陌生了。她坐在带有空调的小车里，望着车外那些令人绝望的街道。破烂的洒水龙头将一股一股水喷在汗淋淋的人身上，三三两两昏昏欲睡的人群没精打彩地靠在墙边，蹲在房屋废墟的台阶上。

卡里不该坐自己的小车来，该坐辆出租车。不过，谁都知道出租车不敢贸然闯入哈莱姆，特别是在这种热浪烤人的天气里，当地人热得烦躁，怒气一触即发。

卡里看见了一座超级市场，于是把车开到市场旁边的停车场，干脆下车步行。街上毕竟还是人来人往，不会不安全的。况且，她还拥有最好的保险，一张黑肤色的脸。她可以在调钱柜台问路，因此最好把小车留下，只是得小心，不要把车牌搞混了。

卡里将车停好，步行到超级市场。尽管是黑皮肤，她很引人注目。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混在人群中，但太晚了，她的衣着，她的气派雍容华贵：钻石发夹，钻石耳环，还有钻石戒指，这些珠宝她都忘记取下来了。

很快就有两个小伙子盯她的梢。她加快了步伐。

一位姑娘坐在调钱柜台面前，无聊地用牙签清洁牙齿。

“请问……”，卡里开口问，她话还没有问完，周围就陷入一团漆黑。

基诺对飞机的颠簸并不感到难受，反倒觉得抖来抖去好玩。他一闭上眼睛，就感到自己仿佛驾着游艇在浪涛滚滚的大海里乘风破浪，开着货车沿着陡峭的山路一颠一簸的，他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会怕坐飞机。

基诺瞧见过道上有一位瘦削的金发女人独自走过去。她紧紧地握住一个长颈小酒瓶，大口大口地喝酒。

他微微一笑，安慰她说：“这只是夏天的风暴，用不着担心，我们就会平安着陆的。”

金发女人放下酒瓶。她大约30出头，穿着考究，风姿绰约。基诺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，他对此感到很自豪。他毕竟品尝过最漂亮的女人：电影明星、舞女、贵妇人。是的，他对女人是独具慧眼。

“我……我受不了这种颠簸，”她承认道，“我对此恨极了。”

“到我这儿来吧，我握着您的手，壮一壮您的胆子。”基诺建议道。

金发妇女对通过肉体接触壮胆求之不得，她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您能保证吗？”可是，基诺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她就来到他身边，将安全带系好，紧紧抓住他的手。

基诺并不在意，只要她感觉好些就行了。

“您准是觉得我是个胆小鬼，”她说，“不过有人倚靠，我的心情没有那么紧张了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”基诺望着机窗外下面的灯海，纽约城，夜景美极了。

“啊！”突然他禁不住喊道。

“什么？”金发妇女吃惊地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，”基诺漫不经心地说。金发妇女已经够紧张的，基诺说出来怕她神经受不了。天哪，要是她也看见了他眼前的一切，准会激动万分的。

纽约从基诺的眼前消失了。城中的万家灯火犹如海市蜃楼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瞬间却化为乌有，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黑暗。他听说过不少游子还乡的奇迹，不过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